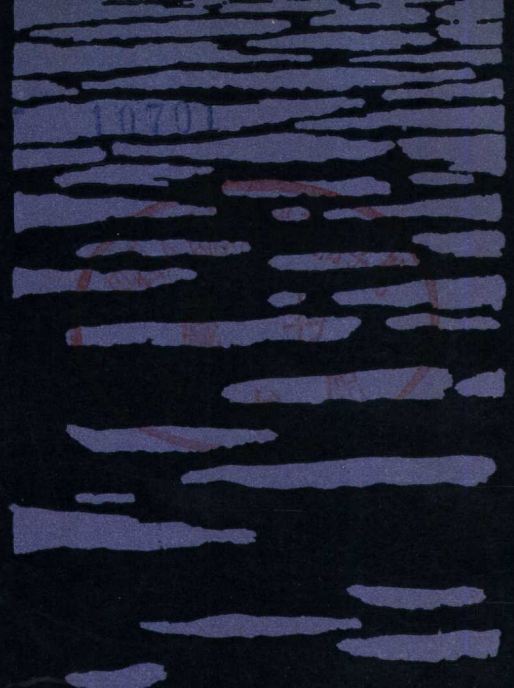




QINGCHE DE
TAMIER HE

清澈的塔米尔河

〔蒙古〕 策·洛岱丹巴著 温中和译

清澈的塔米尔河

上册

〔蒙古〕策·洛岱丹巴 著

温中和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清澈的塔米尔河

(上册)

〔蒙古〕策·洛岱丹巴 著

温 中 和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50千 插页: 2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700册

统一书号: 10089·288 每册: 1.25元

内 容 提 要

蒙古现代文学名著《清澈的塔米尔河》是蒙古现代著名作家策·洛岱丹巴的代表作。作者运用铺开描写、细致入微的手法，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出二十年代蒙古社会的生活图景与风俗习尚，描绘了蒙古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觉醒起来，为争取自由、民主和解放，同封建僧俗统治者进行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革命斗争生活。

小说情节十分生动，语言清新明快，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整个作品充分体现出了蒙古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

杭爱山南北的地方，
一片斑驳摇曳动荡；
塔米尔河沿岸诸旗，
仿佛就在我的心上。

——民歌

清澈的塔米尔河的绿茵上，
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在那严酷锐利的阳光下，
再也无法忍受呻吟挣扎。

与我那心心相印的人儿，
但愿能相依为命天长久；
与我那淳朴善良的人儿，
但愿能朝夕相伴享幸福。

——民歌

骑士和他心爱的枣红马，
从来没有想过互相抛弃；
相亲相爱的两颗心儿啊，
从来没有想过互相背离。

——民歌

第一部

“共戴”^①之后第四年夏初的一天，顺着辽阔的塔米尔河北岸的大路，走着一位三十来岁的普通牧人，牵着负载颇重的马车。

他身上穿的蒙古袍，由于风吹日晒，汗渍侵蚀，加之破绽的地方补着五颜六色的补丁，使人再也无法辨认究竟是用什么布料做成的。

他的宽阔而富有棱角的肩膀上，横挎着一支被硝烟熏黑了枪筒的火枪；髯毡的粗黑的头发上，缠着一条浅色的陈旧的蓝洋布头巾；挂满了尘土而变得灰苍苍的浓眉下的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缓慢地眈动着。从他那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辛而沁满汗珠的黑红的脸庞以及由于沉重的心情而闷闷不乐地赶路来看，难以判断他主要是因为劳累，还是愤懑。这个人不时地回头张望着，有时还停下来整理整理车上的东西，慢悠悠地向前赶着路。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离开了大道，直奔河谷。他来到河畔的绿茵上，取下肩上的火枪，把它横放在地上。接着，他卸下了马，把它绊住，放它去吃草。然后，他端端正正地盘腿坐在车旁的荫凉处，从怀里掏出烟袋抽起烟来。他那缓缓喷出的烟圈，轻轻地抚弄着绿草的梢头。

这个人名叫额尔德尼，是札萨克图汗旗奥拉古奴德草原的人。他的父母留下他们兄弟二人，很早就已经下世了。他靠给人做

^① 1911年，哲布尊丹巴博格都即位，为喀尔喀蒙古的大汗，以“共戴”为年号。

工度着苦难的日月。

他的弟弟叫铁木尔。十六岁那年，他跟随绿林好汉们落草，不久，便以英勇果敢、足智多谋而闻名，人们称他为“札萨克图汗的燧石铁木尔”，并且被喀尔喀地区的四盟五寺当做神话中的人物一样传颂着。

三年前，一个漆黑的深夜，铁木尔曾经带着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来看望过他的哥哥，拂晓前便匆匆地离去了。临走，他给他哥哥留下一个麻元宝和三十多个帝俄卢布。

从此，他们兄弟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只是靠着人们的传说，互相得到一些各自平安无事的消息。然而，近一年多来，额尔德尼再也没有听到过他弟弟的任何消息。

至于额尔德尼本人，他从小就骑着马给道尼台吉^①放羊。他趁儿子巴图读书的机会，也颇识得了一些字，加之他生来聪明颖慧，不久便能读《智慧的钥匙》、《纸鹰》、《三国演义》、《黄金史》等书了。无论弄到什么书，他都要认真地读；无论谁求他，他都乐于帮忙，经常为别人代写书信。因此，不久他便以“笔帖式^②额尔德尼”这一美称闻名于家乡了。

十八岁那年，他与家乡一个名叫都拉格尔的姑娘成了婚；而且，他还有了十来头牛、两三匹马和几只羊。

额尔德尼同别人一样，该喜则喜，该怒则怒，该饥则饥，该悲则悲，度着日月。但是，新任札萨克^③信布扎布暴虐无道，鱼肉百姓，人们忍无可忍。他为民伸冤，一直上告到盟长、蒙古以及满清的官府。

俗话说得好：“得罪当官的没好事，得罪恶狗没衣襟。”信布扎布用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贿赂了他所能勾通的各级官府的

①台吉即蒙古封建贵族。

②笔帖式原为蒙古封建官府的公职，即文书。这里指有文化的人。

③札萨克即执政者。

要员，把他这个敢于犯上作乱的奴才，押进了乌里雅苏台坚固的牢狱。他在狱里度过了一年多的非人生活。后来，清廷恩准博格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①为喀尔喀地区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与日同辉的万岁大汗，施行大赦，额尔德尼才出了狱。

他在坐牢期间，曾经遇到过一位绿林好汉。此人曾与其弟铁木尔抢劫过戈壁地区莫日根王爷的马群，并转移到车臣苏尔塔格勒旗。因此，他曾听到过弟弟铁木尔的一些传奇式的消息。

“那可是一位认识马的好坏、心地象乳汁一样纯洁、本事象骏马一样出众的好汉啊！他是个能够忍耐七天七夜的饥渴、乘马驰骋千里的英雄好汉！”那个人曾经这样赞不绝口地夸奖过铁木尔。

额尔德尼出狱回到家里之后，由于可恨的札萨克的压榨，再也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苛捐杂税早已把他家仅有的一点财产搜刮一空。他只好用幸存的一匹马套上勒勒车，把家里的破烂东西装在车上，带着妻子和儿子上路，直奔首府库伦去朝圣。

额尔德尼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回头向刚才走过来的路上张望。当他看见那条伸向凸凹不平的远方大地的路上，蹒跚而来的妻子和儿子二人的影影绰绰的身影时，连烟灰都不磕，把烟袋装了起来。然后，他站起身来，取下车上的东西。他支好一顶千补百纳，烟熏火燎，如同他那件蒙古袍一样破旧不堪的小帐篷之后，就去用衣襟兜来了干牛粪。然后，他用三块石头撑起了铁锅，开始生火熬茶。

当窄边的小铁锅里的茶水翻滚起来时，他的妻子和儿子便赶到了。都拉格尔把从沿途捡来的干牛粪倒在地上，然后抖了抖衣襟，伸开双腿，坐在地上。漫漫的征途，沿路的尘土，锐利的阳光，使这位肤色变得黑红的妇女的脸上呈现出疲惫的神情。但她那晶亮的眼睛——如同驼羔听见母亲的声音而睁大了的那双圆圆

^①博格都、呼图克图均系黄教教职，即活佛。

的眼睛——却迸发着青春的火焰，流露出草原上美丽动人的年轻女人的魅力。

“儿子不肯走啊！”她微笑着说道，露出满嘴整齐而洁白的牙齿。

“你先歇着，我去把铜壶洗一洗，把茶掏出来。”

额尔德尼说罢，到车上拿起铜茶壶，向夕阳下微波粼粼的河水走去。

当他走到清澈见底的河水旁边，舀起水来洗涮铜茶壶的一瞬间，心中想起了“见水无忧愁”这句俗语。于是，他掬起河水洗了洗脸，用蒙古袍的内襟擦了擦。

他转身回到河谷的岸上，用小铁勺子舀起了一勺翻滚着的热茶，洒向西方，嘴里喃喃地说道：“岱苏尔汗啊！”他又舀起一勺热茶洒向南面的山峰，嘴里还是喃喃地说道：“我亲爱的杭爱山啊！”

当由于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的三个人，安闲地团团坐在河畔的绿茵上，和着满碗的发霉的糠炒面，然后将它分成三份，揉好放在各自的衣襟上，倒了满碗的茶水，吃喝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他们既不想过去的苦难，也不想未来的艰辛，高高兴兴地说着，笑着……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圣城库伦啊？”

当儿子巴图问额尔德尼时，他咽下了嘴里正在咀嚼的炒面团，然后喝了一口茶水，说道：

“不久就到。不过，象你今天这样慢慢腾腾的走法，库伦城可就远着呢！”

“我一直想走得快一点儿，但是，这腿累得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啊！”

听了儿子巴图这番委屈的话语，他的父母爱怜地凝视着儿子笑了。

“咱们刚才走过来的那条路的右边那块五彩斑斓的巨石，就

是传说中的那块岱哈尔神石吧？”都拉格尔问道。

“是的。那可是一块伟大的石头啊！”

路上，当他们影影绰绰地望见恩根大坂上的蛇盘路时，额尔德尼就曾经给他的妻子和儿子讲述过这块神石的传说^①。

由于都拉格尔笃信神佛，当她走过那块浑圆而光滑的巨石旁边时，虔诚地祈祷着，跪在地上向它磕了十几个响头。

当时，站在她身旁的巴图问道：“妈妈，您是在给谁磕头啊？”

“我是在给吉雅班岱磕头呢。”

“给他磕头干啥？”

“妈妈乞求他给咱三个人赐福啊！”

“妈妈，您向他给我要点冰糖吧！”

“孩子啊，你自己磕头吧！”

于是，巴图也曲膝跪下，一边磕头，一边喃喃地祷告：

“吉雅班岱啊，请您赐给我一点冰糖吧！”

去年，当他骑着道尼台吉的枣红马，在那达慕大会上得胜归来的时候，台吉的老婆曾赏给他一小块冰糖。从此，他便认为世上最好吃的东西莫过于冰糖了。

就这样，他们母子二人，虔诚地膜拜了由于自然界的神奇力量而矗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的那块巨大的石头。

“爸爸，您能用袈裟把那块石头包起来背走吗？”

当巴图提出这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时，他的父亲微笑着，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说道：

“爸爸生来就是个普通的凡人，所以没有袈裟。况且，爸爸也没有象吉雅班岱那样的法术呀！”

^① 传说吉雅班岱（班岱系小喇嘛，吉雅班岱是活佛）曾用袈裟兜来了岱哈尔神石，镇压了一条巨蟒。

巴图默默地坐着，沉思了片刻之后，又问道：

“爸爸，法术是什么呀？”

问罢，他凝视着爸爸的脸庞，不停地眨动着—对大眼睛。

“法术嘛，那可是无边无际！”额尔德尼说着，闭紧了两眼，“只要这么一瞬间，它就能把咱们送到圣城库伦。”

“您为什么不学会法术呢？您要是会法术，咱们就不必受苦了。只要这样——”巴图说着，紧紧地闭住双眼，张开两只胳膊，仿佛真的要飞翔起来似的。“这样，双腿不用受累，就可以到达圣城库伦了。是吧，妈妈？”

说罢，他遗憾地苦笑了。

“爸爸还没有机会学啊！”

额尔德尼说着，便吻起儿子那风吹日晒、挂满尘土的头。儿子时不时地提出一个又一个“为什么”。这些天真无邪的问题，问得他父母亲都高兴得笑了。这顶破旧不堪、露着星星点点的亮光的帐篷的上空，回荡着幸福欢乐的笑声。这欢声笑语为塔米尔河水奔腾喧哗的乐章增添了一支小小的插曲。

人，为了追求幸福，不管有怎样的生活重负，艰难险阻，都压抑不住他们欢快的心情和对幸福的向往。因此，在苦难的生活中，崎岖的征途上，这三个心中充满了欢乐的人儿，当吃了一点干粮，沐浴在青春的欢乐和爱的海洋中时，丝毫不放过流淌而来的微小的幸福的细流，根本不去想明天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们频频地说着，笑着。这时，夕阳已经收回了最后一抹霞光，夜幕降临在辽阔的大地，空中闪烁着满天的星斗，伴随着初夏的汛水，顺着塔米尔河谷，吹来了粗犷的夜风。

额尔德尼把马牵了回来，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它磨住。然后，他向着故乡的方向，虔诚地注视了片刻，低声地祈祷道：

“岱苏尔汗啊！极世五方啊！官布神明啊！……”

然后，他钻进了帐篷。没过多久，这三颗纯真善良的心儿，便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夜半时分，额尔德尼醒来了。他轻手轻脚地披上蒙古袍走了出来。一瞧，磨着的马却不见了。他连忙奔了过去，只见马绊和磨马的橛子扔在地上。他抬头向前张望，只觉得眼前那道黑魃魃的山岗，似乎正在向他齐簇簇地压过来。他勉强地支撑住身体，踉踉跄跄地向前迈出了两步。

这位遭到重创的人，怔怔地望了片刻之后，挤出了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又向前挪动了几步，一把抓起了扔在地上的被露水打湿后变得柔软的马绊，呆呆地望着西边朦胧的群峰，悲哀地叫道：

“岱苏尔汗啊！极世五方啊！官布神啊！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啊！”

当额尔德尼起来出去的时候，都拉格尔就已经醒来了。当他回来时，她便问道：

“天气好吗？”

站在帐篷口一声不响的额尔德尼，把马绊和橛子掷在帐篷的脚下，说道：

“叫贼给牵走了！”

“什么？你说的是马吗？”都拉格尔惊叫着，坐起来问道。

“是啊！”额尔德尼无精打采地回答着，坐在了铺上。

“这可怎么办啊？背井离乡，在人家洛公旗境内象猪一样步行，可向哪儿走啊！”

都拉格尔说着哭了起来，泪水顺着她的双颊滚滚地流淌着。

降临在这顶小小的帐篷里的灾难仿佛与己无关似的，塔米尔河的流水仍旧喧哮奔腾着。东方渐渐升起的曙光唤醒了沉睡的大地，送来了又一个新的黎明；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

“哭有什么用！别哭了！”

额尔德尼本想向着都拉格尔笑一笑，结果只是咧了咧嘴，抽动了几下浓黑的眉毛。他掏出烟袋，点了一袋烟，深深地吸了几

口。

“这下该怎么办呢？……”

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额尔德尼的心头，哽塞住了他的喉咙，他的眼前一阵阵发黑。他膘了一眼仍在哭泣的妻子，伸臂穿好了披在身上的蒙古袍，缠好头巾，盘腿坐在那里，似乎在表示，他从此再也不会站起身来似的。

“这回咱们得步行了。咱们并不是到了绝路。熬茶吧！活人总会有办法的。点起牛粪火提提神吧！”

额尔德尼终于从紧锁的牙缝中挤出了这么几句话。

额尔德尼心头的疙瘩稍稍松弛了一些，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草地，一缕缕的青烟从他的鼻孔和嘴里喷吐出来。都拉格尔曾几次想对他说点什么，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出去。

沐浴在从东方的群峰上冉冉升起的朝阳的光辉里的塔米尔河水中那一团团的黑乎乎的漩涡，好象秋天原野上被狂风吹得滚动的沙蓬，向前奔腾着。

在生火的当儿，都拉格尔不停地喃喃自语道：“官布神啊！岱苏尔啊……”然而，就连她自己也并不晓得，她究竟在向“官布旗神”和“岱苏尔汗”乞求着什么。

二

额尔德尼在异井他乡丢失了马匹，只好徒步行走了。就在这个悲惨的夜晚的前一天早晨，塔米尔河谷里，还发生过另一件事情。

在好象鸟儿要吞食飞过面前的苍蝇而张开的嘴巴似的，从河流的西北方伸展而来的山谷的尽头，有一片宽阔的台地。台地上，座落着中间筑有羊圈的三户人家。

清晨，从座落在西南角上的高大的蒙古包里，走出来一位身穿肥大的蓝色蒙古袍的人。他足登刺绣盘龙的英雄靴，腰带上坠着装有金属佩环的绣花荷包，身戴雕花刀鞘的蒙古刀，有一副亮堂堂的紫红脸庞，长着一对双眼皮的难以安静的锐目，满头浓黑的头发。他走出来之后，透过依稀可辨的晨光，站在那里眺望着四面八方。

这个人名叫伊特格勒图。他现年三十二岁，没有任何本家和亲属。虽然，他从其父手里继承下来的财产并不很多，但他从来不干哪怕是一颗砾石那么点儿的愚蠢事情，终于成了洛公旗的巨富之一。

他十九岁那年，明媒正娶了达里庆胡尔王旗罗布桑台吉的女儿为妻。所得的陪嫁的牲畜，使他的家业更加发达。他在家跟前只留下为数很少的牲畜，其余全部分散到好几个地方，交给穷苦的人们给他放牧。

伊特格勒图的家庭成员，有他的妻子道力金、十岁的儿子洪格尔和七岁的女儿索龙嘎，一共四口人。

伊特格勒图每天从东方发白到夜幕降临，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并且，他非常注意要求身边的人们也要这样干。因此，他的

妻子道力金每天都要比别人起得早，养成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先挤完牛奶的习惯。她一旦落在别人家后面，那么，这一天，她将会闷闷不乐地生一天气。因为摸透了她的这种脾气，佣人们从来不会在主人的蒙古包里的茶炊吱吱叫唤以前起来的。

伊特格勒图站了一会儿，一连伸了好几个懒腰。

“道力金，把儿子叫起来，叫他赶乳牛去！可真是个好天气啊！”

他用沙哑尖细的声音叫罢，便走向坐落在北边的那座小蒙古包。他拉开了蒙古包的门，叫道：

“道力玛，该起了！”

然后，他又转身向东边那座小蒙古包走去。这时，从东边这座蒙古包里走出来了一位年迈的老人，正在回手关门。北边那座小蒙古包里，住着伊特格勒图的马倌嘎拉桑和他的妻子道力玛；东边这座小蒙古包里，住着伊特格勒图的羊倌尼玛和他的老伴贺希格图，以及他们六岁的女儿苏荣。

伊特格勒图的身子骨虽然比较单薄，比较消瘦，然而，他几乎是由筋腱组成的躯体，似乎是专门为奔走、跳跃而准备的。为此，家乡的人们给他送了个“跳兔伊特格勒图”的绰号。伊特格勒图一边走，一边察看着，终于转回到了他家门口。这时，他的儿子揉着两眼走了出来。

“懒人觉多，馋人涎水多。你还瞌睡呀？没福气的顽童！快去把乳牛赶回来！”

他说着，便指向了北边山湾里正在吃草或者卧着休息的犏牛群里的乳牛。

洪格尔捡起一根柳条，正要奔过去。“把棍子放下！没福气的东西！”他父亲大声呵斥着，把他制止住了。

伊特格勒图望了望在塔米尔河彼岸树木茂密的山脚下正在吃草的两匹马，便奔过去打开了他自家羊圈的大门。

这时，尼玛一边扎着腰带，一边走了过来。